■田一洁

### 一砖一瓦一匠心

家里的民宿装修,要在大厅砌一面 清水墙。所谓清水墙,是砖头砌好后不 做后期粉刷,素面朝天,追求的是质朴与 原生态。泥瓦匠王云辉师傅经人介绍, 承接了这份活儿。王师傅40岁出头,中 等个儿,身着利落的宝蓝色工装,手里捏 着一本软面抄,与我印象中泥巴裹裤腿 的泥瓦工很不一样,更像是工程师。我 提想法,他认真地在软面抄上做笔记。 砌起的红砖壁炉墙,他巧妙地在炉口的 上方用青砖饰出双眼皮一样的弧线,装 饰性和功能性完美融合。老红墙面,白 缝勾线,点缀在做旧原木打造的屋里,效 果非常理想

王师傅对于我的夸赞,像使出六成 功夫就震场的高手,显得意犹未尽,他拿 起一块剩砖比划着说:"一块砖头通过顺 砖、丁砖、侧砖或陡砖、立砖、侧立砖,就 能砌出花格,抱柱、横梁、转角、窗口,许

熄了灯,屋外青山如黛,绵绵到视线

儿子还小,睡前总跟我闹,玩抢被

我突然注意到外面的雨声,那种布

我想起了门口的包菜,绿油油的一

之外。几盏太阳能路灯还在院子里照

着,大片的唐菖蒲开得不像话,在灯下绯

红成一片梦幻的颜色。关上门,青山及

子的游戏,他把自己裹成一只蛹,边拱边

嘴里念着:"我要顾甬、顾甬,抢占地盘。"

又自己编了一个故事,他终于把自己累

满天地间的沙沙声。那种有人入睡喜欢

听点大自然声音的标准白噪音的雨声。

片,前几天刚移进地里的苗,种下去后一

天窜一个头,它们在斜斜的雨里舒展,绿

中带一点灰,跟荷叶一样,都是聚水成

珠,把雨汇成一粒粒的。等雨停了去看,

它还留了那么几粒在叶子上,盈盈有光,

像是舍不得把所有的水珍珠都给予大

地。再过两天,它们就叶子挨着叶子,把

巧克力色的泥土完全覆盖住了,旁边还

有黄豆,还有一垅一垅的辣椒、正在抽穗

的玉米,屋脚下的竹林,大家都攒着劲透

着绿,盛夏那种繁盛的生命力,在大地上

放暑假,我们还在重庆,热得不像话。那

天我送儿子去踢球,踢到一半,下起了大

雨。儿子的足球班提倡一个体育精神,

我想起前不久的雨天,那时还没有

蔓延,一直到天那边去了。

睡了,我也早已眼皮沉沉。

所有盛夏正盛的事物都关在了门外。

多不规则的地方,都要做得饱满挺括。 别小看毛坯墙,下面是干摆砌筑,上面是 淌白砌筑,里面有很多技巧。'

后来古镇打造民国风情街,两栋青 砖的名人故居要修复,我马上想到了王 云辉师傅。王师傅讲:"维修不只是在建 筑上,还连带出很多要保护的东西,包括 老工匠的手艺。"我听了又是惊叹,没想 到他有这番眼界。

按王师傅的意思,翻修的砖瓦要忠 于原材料,不能以机械化的青砖替代,需 要用老手法烧制。黏土晾上两年,和的 水要用中性水,不能机器翻拌,要用人工 把泥和得熟透,制坯后阴干,再逐块手工 装窑烧制。烧的过程要注意火候,使窑 内慢慢升温。烧成后泼冷水冷却。听着 晾黏土就要花两年,我用商量的口气问 他,能不能权宜变通缩短点时间? 王师 傅听到,很不客气地反问:"修复老房子

不管是刮风下雨、隆冬炎夏都会照常训 练。我撑起了伞,从伞底下看大雨中的

孩子们,球场上的大灯也亮起来了,亮亮

地照在黑伞上,我看见,大雨是有线的,

孩子们奔跑、铲球,带起的水花也有着很

着雨刷下前挡玻璃外,一下清透一下模

糊的车灯和缓缓流动的万家灯火,心里

有很多感慨。这样的雨夜,他头发一绺

一绺的,浑身滴哒着水,在后座很快就睡

着了。我们这一代,好像并不能坐在城

市里安然听雨,他这一代,能不能呢? 是

节,今年土豆丰收了,父母顶着烈日把几

千斤的土豆收了回来,雨天不能上坡挖

土豆,就在家把土豆分选好,打开地窖,

把好的递下去藏好,一线光透进地窖,我

看到了年迈的父母随着四季在奔跑。他

们几次不经意地对我说,不管你们在外

着,它的声音是一种有活力、有回应的声

音,万物共鸣沙沙相接又潺潺流动起来, 把天地都笼罩在雨里了。冬日的雨就不

一样,枝叶凋败后,雨下起来,是萧萧木

夜渐渐深了,雨不见歇,沙沙地响

夜越来越沉,雨声接天,让人觉得

暑假回到这里,正是收土豆的时

他陪着我奔跑,还是我陪着他?

面怎么样,反正回来有得吃。

安心,世事仿佛都在青山外了。

木然的声音。

踢完球,我开着车载儿子回家,看

等于修复文物,用劣质充数,好意思跟人 说是老底子留下来的真东西?"

手工艺者最大的了不得,在于能摒 除外界干扰,他人的劝诫、世俗的虚荣、 生活的诱惑、权力的胁迫,这一切都无法 左右他的行动。坚持自己的内心,做彻 底诚实的人。

好在王师傅免费提供晾黏土的场 一窑老工艺烧制的仿古青砖,在他 督工下,耗时两年多,姗姗出炉。青砖色 泽清雅、断口密实,叩之,有清脆纯净的 回响,仿佛乐音。王师傅根据原来的砌 筑法,一板一眼地量体裁衣,对豁口处进 行修复,衔接得一丝不苟。就如医生让 病入膏肓的人恢复健康一样,老楼的身 姿又恢复了气度沉稳、骨力遒劲,他很自 豪地笑道:"哈哈,可以再活一百年。"

事毕,我滋生出看楼不仅是楼的感 觉,一砖一瓦,都是工匠的心意。我真诚 地邀请王师傅给风情街的导游们上课, 普及一下古建筑知识。在介绍中,既要 体现创新的一面,也不能忘根。王师傅 高兴地颔首答应,表示:"这是老底子留 下来的好东西,大家漠视真的很可惜。"

我听了不无感慨:"现在很多建筑采 用装配式,对传统泥瓦匠的冲击很大 吧?"王师傅沉思了片刻,镇定地说:"社 会多元,选择也多,我选择把自己砌筑的 房子做得尽善尽美,一年又一年,一代又 一代,让房子的主人舍不得拆了重建,这 是我的目的,其他不做多想。"

时代潮流涌动,需要多一点人不随 波逐流,而是成为"定海针"。我静静听 着,情不自禁地附和了一句:这真是个好 目的。

■陶琦

#### 伴我同行

罗翔曾在一档谈话节目中聊到少 年时有一个好友,两人关系很亲密,有 一天好友突然失踪了,罗翔去他家探 问才知道,好友跟几个人去偷东西,为 贼望风,被捕入狱了。

罗翔说起这件事,既叹惋,又后 怕,假如那一天好友来叫他一起去,估 计他也很难拒绝——像他这种成长于 小城镇,又正值懵里懵懂年纪、涉世未 深的少年,在当时的环境氛围下,很难 做出其他的选择。好莱坞电影《更好 的生活》,一个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 非法移民,行为不被儿子理解,说起自 己的人生,他就很精妙地道出了其中 的无奈:"在小城镇,人们都在做别人 做过的事,找个女人结婚,然后往北 走。我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几个 陪伴自己走过一段路,最后又因为不 同的选择分道扬镳的人,由此留下的 记忆,成为不同人生阶段的一部分。 这些记忆或温馨、或暗黑,或感觉不 适、或让人依恋。但就像进化理论诠 释的那样,生命的历史就像一根分叉 的树枝,正是因为分路而行,才使一些 人真正的受益。毕竟人类史上重大的 进步,从不是以延续前势为亮点。

美国诗人爱伦·坡少年时,希腊爆 发独立战争,年轻热血的爱伦·坡想去 欧洲参加义勇军,帮助希腊人摆脱奥 斯曼帝国的统治。他把想法告诉了玩 伴艾本奈兹,邀请他一同前往希腊参 战,艾本奈兹满口答应。爱伦·坡自幼 父母双亡,是被人收养长大的,这种独 特经历令他内敛冷漠,想象力活跃又 讷于言辞,艾本奈兹是他最亲近信任 的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阅读冒险小 说,聊各种心事,有着相濡以沫的友

到了约定时间,艾本奈兹经过审 慎考虑,意识到参加战争的危险,食言 退出了,没有如约出现在爱伦·坡面 前。两人之前做的计划也沦为了空 谈。爱伦·坡其后为了缅怀这段未遂 的英雄梦,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很难假设,如果不是因为艾本奈兹的 背叛,爱伦·坡如愿前往希腊参战,人 生会变成怎样。

我幼时的邻居,也是我的邻班同 学。他父亲离婚后再娶,后母生了一 个弟弟,常被忽视的他感受不到家庭 的温暖。那段时间,正好电影《少林 寺》掀起习武热潮,他邀我结伴一起爬 火车穿越近半个中国,到少林寺做和 尚。这一计划既刺激又具诱惑,但我 也像艾本奈兹一样选择了退缩。没过 多久,他放学路上跟人发生争执,厮打 起来,学校旁边就是菜市,他顺手抄起 肉摊上一把剔肉尖刀,一刀刺在了对 方的肋部。对方当即仆倒在地,经紧 急送医抢救才保住了性命,但他也因 此被学校开除了。

我有时会思考一个与罗翔一样的 问题:假如我当初选择了与邻居离家 出走相伴同行,现在会怎样?美国社 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曾对 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做过采访,询问 成功之道。该高管对公司的员工有过 很细致的观察。他发现那些野心勃 勃、工作能力也非常突出,同时又具有 奉献精神的员工,彼此的人生看似是 在相伴同行——大家有着同一个老 板,每天做着相同的事——实际上各 自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选择,最终 形成终极淘汰。

其中一些人为了成功,心态会变 得扭曲,把自己当成蜡烛一样燃烧,不 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中,与他人 都相互抵触、难以投合。那些从潜在 竞争中胜出的人则会表现得相对理 性,工作上既有所表现,同时又能保持 良好的精神与心态,去维系不同的生 活。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文明的最核 心部分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大多数人 今天之所以走在正确的路上,就是受 理性化之益,得以从一场场不同的"终 极淘汰"中胜出。但是对于那些曾经 在人生路上陪伴我们走过的人,也应 当说一句感谢有你同行,因为正是他

们让人知道一切都有代价。

# 坚持不懈 王成喜 画

■余毛毛

■岑燮钧

## 燕子之歌

每年从4月到9月,我都能在家里 看到燕子;从早上五点多开始,一直到 晚上近七点,都能看到。我有个很好的 观看燕子的场所,那就是我家的露台, 它高踞在30层大楼的顶端,有28平方 米,面对着伟大的长江。我家楼下是荒 芜的江滩,杂草丛生,野树横长,但这儿 却是产出燕子们丰盛食物的基地。江 滩上那些飞舞的、小得我们看不见但燕 子们却能看见的虫子,是它们养儿育 女、安身立命的佳肴。

每天清晨和黄昏,我都要到露台上 看燕子,燕子们在我身边、头顶上飞舞 盘旋。古罗马诗人普林尼说:"每种鸟 都有特殊的飞行方式,无论在地上,还 是空中,它们都是不一样的。"然而,在 我认识的上百种大大小小的候鸟、留鸟 中,我固执地认为燕子的飞翔最为高

明、最为美丽、最为优雅、最为宁静。燕 子似乎是一种靠灵感而生活的鸟儿,这 表现在它的飞翔上,你是算不到它飞行 的路径和它飞翔的动作的,但令人惊喜 的是它总是越飞越美妙,就像是它产生 的灵感一次比一次高明。燕子身体纤 细,但翅膀宽大,它又因为腿短,再加上 那众所周知的剪刀尾,所以飞行起来平 平展展,像一片漂亮的树叶。它不像众 多的鸟儿,又紧张又吃力地拖着长腿飞 行。它的身体能在空中划出长长的弧 线;能在空中像蝴蝶似的轻盈快捷地抖 动翅膀;能高速地向下俯冲,又能毫无 征兆地原地拔起,浮升到高处;还能在 空中悬停,像静止了一样;而最美妙的 是有时两只燕子一起飞,一上一下或一 左一右,它们的动作和路线完全地一模 一样,那样得默契和优美,真是令人叹

为观止。它在飞行中,大部分时间是无 声无息的,安静得如同空气和天空,但 有时它似乎是怕你看得累了,就从空中 向你滴落几滴温柔的呢喃,小女孩的娇 语似的,让人充满爱怜和甜蜜;有时是 几串短促而又利落的颤鸣,似乎是向你 说一切都很好,天空很好,风很好,虫子 很好;有时是一阵锐利的啸叫,那大抵 是在阴雨天、大风中,燕子是不畏风雨 的,风里雨里,它们都是照样飞,那时 候,你会感到它们格外的英武。

我家里常有鸟儿来,斑鸠、喜鹊、白 鹡鸰、鹊鸲、麻雀……但它们似乎都与 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来的数量也少, 多数一只,偶尔两只,而且它们都是那 么得傲慢,根本不陪我、不与我交流,看 到我就立马振翅离开。唯有燕子,它们 给我的感觉是如此亲近,像好友、像家

人,它们耐心地守候我、陪伴我,一来就 是一群,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 后,全是它们。它们让我的天空和生活 都充满美妙的灵动感,还有什么比这更 大的情谊呢?而在理智上,我更知道燕 子对我的保护,就如同写《塞尔伯恩博 物志》的英国18世纪博物学家吉尔伯 特·怀特所言:"任何想起夏日夕阳中无 数蚊虫的人都会很快承认,要是没有这 些友好的燕群的介入,很难想象周围蚊 虫会多到什么地步。"这句话我真是深 有体会,如果没有燕子,我怎么能在炎 热的夏日黄昏里、在热气蒸腾的自家露 台上,光着膀子悠闲地喝啤酒呢? 燕子 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人类,而人类 意识到这一点的却极少。我讴歌燕子, 在我心里总是荡漾着一首美妙、温馨的 燕子之歌。

#### ■潘江涛

山中夜雨

清晰的轨迹。

石耳,又名石衣、岩耳,统属地衣家

原本不识石耳。那天回老家磐安探 亲访友,一学兄约我小酌,上来一盘黑不 溜秋的清炒小菜。这菜,有豆腐锅巴的 质感,却比豆腐锅巴耐嚼,清新爽口,美

美,甘也。甘是什么?不是甜,也不 是咸,而是某种恰到好处的味道。这味 道,如夜间品东坡诗词,余味悠长,萦绕

"石衣,来自大盘山的问候。与常见 的地衣,是兄弟俩。"听我发问,酒店老板 陈先生热情推介。

一味牵挂,几多念想。在老家小住 的日子,只要见着石耳炖鸡、石耳炒肉、 石耳煲汤等等,就像见着了梦中情人,口 尝唇吻之外,还特别留心石耳的日常琐

地衣是常见的野菜,含着大地的气 息,颜色、形状极似单片黑木耳。而在传 统的生物分类里,石耳与地衣虽是同一 种属,低等植物,却有贵妇与村姑之别。

石耳是真菌和藻类共生的联合体 -脚踏进植物界,另一脚留在真菌 界。它附着在耸立的山崖表面,天光地 气作伴,像避世的隐士;地衣贴地而生, 沙砾草丛为伍,像落魄的书生。李时珍 遍尝百草,见多识广,给出中肯评价:石 耳"状如地耳,山僧采曝馈远,洗去泥沙, 作菇胜于地耳,佳品也"(《本草纲目》)。

浙江的经济文章,虽说各有各的写 法,但自然物产总是重要因素。老家磐 安以药材扛鼎,盛产"浙八味"中的白术、 元胡、芍药、贝母和玄参,俗称"磐五 味"。而与传统药材相得益彰的,是上世 纪90年代初试种成功的菌菇。时至今 日,香菇、平菇、草菇、木耳、竹荪、灰树 花、杏鲍菇、牛肝菌……大凡说得上来的 菌菇,一年四季皆有出产

"磐五味"疙里疙瘩,概以地下块茎 入药;菌菇圆润鲜靓,无不像花朵一样盛 开。有领导在磐安主政5年,离任前归 纳提炼了三句话:"山头比人头多,菌菇 比村姑多,野猪比家猪多。'

独异别地的自然禀赋,是上天赋予 的。只不过,那时的菌菇,尚不包括当下 的石耳——采撷、加工、烹饪,亦就近年 之事。

石耳对潮湿温暖的天气情有独钟,

洁癖所不能容忍的。这种看似卑微的生 物生性矜持,不屑于踏足大气受到污染 的生存环境。早年所以视而不见,只因 石耳长在大盘山的悬崖峭壁之上,山民 寻其踪迹,须攀山越岭,稍不留神,就有 坠谷碎身之险。

石耳外形扁平,表面呈灰白色,黑色 许许多多新个体。

已珍之矣。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宰 相,亦是首位有执业资格的御厨。但在 伊尹的食单中,石耳仅仅是一种珍稀食 材。而赵学敏撰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以 实例阐释"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理念,认 为石耳"能润饥童颜",功效"在木耳地耳 之上",已是一味强身健体的滋补之药。 现代《中药大辞典》集纳古今医学之大 成,说得更是明了:"石耳性寒,味甘,无 毒。主治劳咳吐血,肠风下血,痔漏,脱

有古籍说:"石耳生天台、四明、黄山 ……诸山山崖,庐山亦多,最负盛名。"浙 中腹地磐安乃"浙江之心",南北东西紧 邻新昌、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仙居等6 个县(市),彼此山地连绵、水脉相通,其 生产方式、日常物产,乃至方言、宗教、文 化艺术之传统,皆有相互影响的痕迹。 更兼大盘山是"山之祖,水之源",自新石 器时代便繁衍生息着人类祖先,早已把 那影响的痕迹融为自身。

前。"盛夏时节,在磐安县城的一家路边 店,我捧着一只粗瓷海碗,咝溜咝溜地喝 着用粳米、石耳熬成的稀粥,居然品出了 大盘山的厚重与清凉。

年当中的大多数日子,是它们的精神

的底部生着一层短短的绒毛,个体中央 有一个像耳朵的吸盘——既是寄生悬崖 绝壁的抓手,又是汲取日月精华的器 官。成熟阶段,石耳会释放出许许多多 由菌丝包围藻体的粉芽,随风飘荡;或由 鸟兽、昆虫携带传播,一旦遇到适宜的岩 石和良好的气候条件,粉芽又会萌发出

苍穹淡远,群山如赋。未被采撷之 前,石耳的孤独胜于滋养它的山石。一 旦端上餐桌,它便脱颖而出,遂成"山菜 第一",入得"山家清供"。早在商朝,著 名烹饪大师伊尹给商汤开列的食单中, 就有"汉上石耳"。清人医学家赵学敏 说:"石耳之美,见称于伊尹……盖上古

肛及慢性气管炎等。'

"山庖荐此如相继,不厌长斋老佛

## 竹蜻蜓

我和妻子积攒了许多年,好不容易 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也算不得什 么好小区,不过是有树木、有小径,还有 一个稍加修葺的池塘,连着外河。夏天 的傍晚,偶尔会看到蜻蜓在水面点一 下,飞到对面去。

小区是陌生的,没有一个认识的

二楼的那位阿姐,见我总会笑笑。 我有一次瞥见她的目光跟了我一会。 那天,她突然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踌躇着,觉得似乎面善。她终于自报 家门道:"我是张佳琪的姐姐,你不认识 我了?"原来她在小区的门卫处,看见了 快递上我的名字。"那时,你还到我家来 过呢。"她兴奋地说着,仿佛我是她失散 多年的弟弟似的。"你到我家来时,还是 个干干净净的小男生呢,动不动就羞红 了脸。没想到,现在竟然满脸胡渣了。'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隐约记得,张佳琪确乎有个姐 姐,说话细声细气的,很白,那时好像在 代课,很喜欢我们到她家去做作业。

"张佳琪现在在哪里?" "她呀,总是折腾,起先嘛,在下面 的广电站,后来调来调去,现在调到电 视台去了。'

有一次,我站在楼道上正打算开 门, 听见下面在说:"喏, 这顶楼就是 -"她说了我的名字。我听见另一个 声音说:"真的?不会吧,这么巧……" 我心里一惊,连拿钥匙开门的手都停了 下来。我分明听见了那个久违的声音, 但很快地,那个声音说了声"有了跟我 说",就消失了。

我开门进屋,跑到窗口去看,但大 大的树冠遮住了行人。我不知道她是 否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那时, 她已在广电站,在办公室里,她给我泡 了一杯玫瑰茶,淡淡的香气溢出来,仿 佛是她身上的香气似的。后来,听到楼 下的摩托车声,一会儿,一个敦实的青 年走了进来。她向我道:"这是我男朋 友……"我立马就听明白了。

其实,我们已疏离很久了。 这时,我又听见了楼梯口阿姐的声 音,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她男人说:

"她要那么多钱,我们哪里有啊?"接着, 传来关门的声音,我才发觉我的门还开 我和阿姐经常会碰头,我偶尔会问

起张佳琪,听得出,她对张佳琪有些担 心,有些不满。她似乎把我当作了自家 人,时不时会流露出一点什么。有一 次,她走近了,压低了声音说:"如果张 佳琪来向你借钱的话,你千万不要借给 她,她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亲戚朋友都 借遍了……"她欲言又止,我也不好细 问,但我听得出她的意思,张佳琪已经 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终于有一天,她们姐妹之间发生了 大事。那天我在外面,回来的时候,感 觉小区里有点不一样,仿佛好戏散场似 的,三三两两地有人在议论什么。上楼 走进家门,妻子就牵住我说,下面二楼 的一户人家,两姐妹吵得可凶了。她隐

约听出那点意思,妹妹想卖房,姐姐不 愿意,说爹妈都还健在呢。大概是房产 证藏在她姐姐家里,所以小妹不依不 饶,逼着她拿出房产证来。后来,听见 下面乒乒乓乓的声音,妻子站在上面偷 看,只见两人撕扯了一会,下面的男人 把两姐妹拉开了,然后一把推出了小 妹,"嘭"地关上了门。小妹骂山门道: "不拿出房产证来,你休想出来,你出来 一趟我拦一趟……"

后来也许还发生过什么,只是我们 不知道。阿姐看见我还是笑,只是皱纹 里有了苦味。

有天午后,我听到敲门声,打开门 一看,竟是二楼的阿姐。她窥探了一下 屋内,轻声问:"你老婆在不?"我说带了 孩子去娘家了。她就走进来,然后没头 没脑地说:"卖了!"我诧异道:"卖了啥 了?"她郁愤难平,只是叹气,半晌说: "乡下的一套好好的别墅,总算被这个 败家子卖了,没想到,会落得这样的结 果……"我明白了。

我请她坐,给她倒茶,然后,轻声探

询道:"是张佳琪要卖?" "她没钱过不下去了呗,到处借钱,

每个亲戚那里都欠着一大笔债呢,可是 还租住着十万一年的别墅……我是怪 我爸我妈,没教养好,总是依着她…… 广电站的临时工,是花钱托人争来的; 后来为了转编制,花了几十万;调到电 视台去,爹妈更是扔了血本……到一 处,跟人有一处……炒股,开店,办公司 ……没有一次有长性的,都是折本……

离了结,结了离,这已经是第三个老公 了,是个痞子,这一次她甩不掉了,他要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怎么会是这样?"

她似乎意识到说多了,擤了一下鼻 子道:"照道理,家丑不可外扬,我不该 对你说这些,可是,这些年,真是……我 心里憋得难受。"她哽咽了。

末了,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叠 信,说:"这些都是你写给她的信。昨 天,我去别墅的阁楼上整理我的旧东 西,看到了这些信,想想,留在人家那里 不好,就帮你拿来了……以前,她都给 我看过,那时,我们两姐妹多好啊……' 我看着这些信,一时有些激动,不由红 了脸。"那时,你人瘦瘦的,刚刚发育,声 音还有点毛毛糙糙的……哦,喏,还有 这个竹蜻蜓,也放在一起,好像也是你 送给她的。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这些东西 还会出现在我面前,难为阿姐有心,尤 其是这个竹蜻蜓,为了做它,我还被刀 割出了血,到现在,手指上还残留着痕

这一夜,妻子儿子没回来,我一个 人站在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觉得时 光过得真快。那个旋着竹蜻蜓的小男 生是再也找不到了,那个接过竹蜻蜓玩 的小女生,更是遥不可寻。我两个手掌 下意识地旋着这个竹蜻蜓的柄,旋着旋 着,一个激灵,竹蜻蜓竟脱手而出……

我似乎看见它,旋过池塘,直飞到

对岸去……